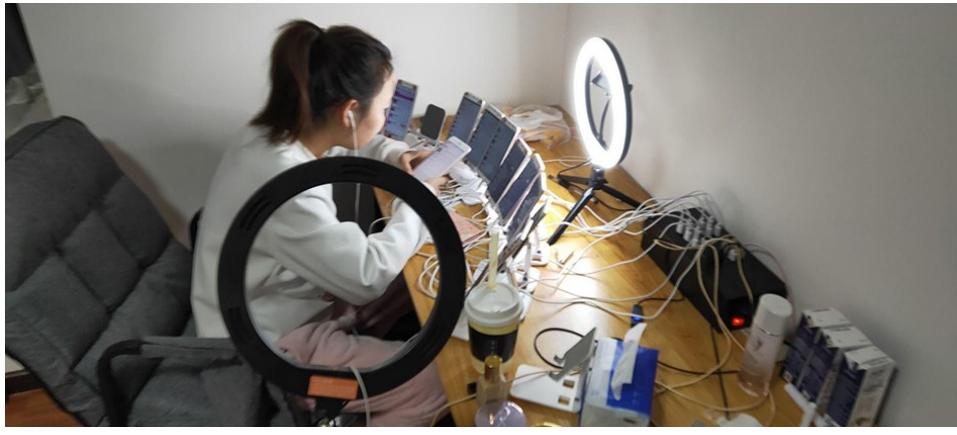


挣了十几万被索赔8000万?

一些大学生被困直播间……



“(在直播间里)跳跳舞,钱就来了,不用问爸妈要生活费,那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直到公会和平台给自己扣上“未满足合同约定”的帽子,背上两场官司,遭平台索赔8000万元,安徽某高校大学生罗莉才跌回现实……

曾为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提供法务咨询服务的刘昕告诉记者,虽然不是每个案子的数额都那么大,但他所在的公司每个月都会处理300个至400个MCN机构与主播纠纷案,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主播,他们因违约被机构索赔高额违约金。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对于大学生主播来说,直播时长、签约合同等可能暗藏陷阱,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很容易成为MCN机构和直播公会追诉违约索赔的对象。

>>典型案例

做主播3年收入不到20万元

遭平台索赔8000万元

2020年,直播平台第一次发律师函,索赔8000万元;2023年1月,平台第二次发来仲裁书,索赔变成了600万元。

罗莉一直无法理解,天价违约金从何谈起,又为什么会有8000万元到600万元这么大的变动。“做主播3年,我实际到手的收入才不到20万元。”

“基于平台培养主播产生的高昂成本”——仲裁申请书中,直播平台称其为培育罗莉投入“经核算推广成本费用价值291万元”。

湖南商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告诉记者,主播需要在平台上卖力直播,而平台只要提供技术端口让主播开播,平台和主播需要履行的义务是不对等的,就算平台履行了合约,也不存在高昂成本。

有报道称,罗莉于去年年底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判定直播平台仲裁协议无效,从而走诉讼程序,但申请没有被通过。

无法满足直播时长

被MCN机构起诉索赔13万余元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大四的邱念也正面临违约金赔偿。

大一下学期,邱念被招聘平台上招聘主播的信息吸引。当时课业压力小,加上MCN机构承诺每个月保底薪资8000元,因此应聘当天她便签了合同。

签合同前,邱念仔细查看,发现合同期限为3年,合同上写明每天直播5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5天。然而,合同签订后,她却被要求每天直播6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6天。

邱念要求按照合同执行,遭到对方拒绝,且一直没有将合同给她。

直播满一年后,因学校课程紧张,邱念无法再满足直播时长要求。过了一段时间,她被MCN机构起诉,对方向她索赔13万余元。

“机构设定的直播时长很难完成,违约金又特别高,赔不起就只能继续直播还钱,这就好像一个闭环,主播在里面永远跳不出去。”邱念说。

按合同要求直播1个月

机构称有效直播时长不足

因为直播时长被困在直播间的还有李楠。

MCN机构承诺给李楠专业培训、内容策划、直播技术和运营指导等支持,每个月保底工资为6000元,前提是李楠每个月至少直播26天,每天直播时间不低于6个小时,李楠直播所获得收益的10%由MCN机构所有。

按合同要求直播1个月后,李楠并没有拿到6000元的基础薪酬,MCN机构给出的原因是李楠没有足够的有效直播时长。

“不知道他们对‘有效’是如何认定的,每次直播我都认认真真对待,从没有‘水’过时长。”李楠说,与MCN机构长时间协商无果后,她注销了直

播账号,发誓再也不当主播了。

>>业内人士

计时机制不合理 有效时长不明确

不少受访的大学生反映,在求职招聘软件上有许多直播岗位,它们的介绍通常是“不需要打卡,不需要才艺,不需要工作经验,(工作)时间自由”,很吸引人。

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星探的张先生对此表示“见怪不怪”。他在某娱乐公司工作了一年多,招聘了100多名娱乐主播,90%都是大学生。“对大学生主播的工作要求,一般是每天定时定量直播,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个月26天,一天播足6小时,这样的超长直播时长要求在MCN机构与主播的合同中很常见。

有业内人士透露,在不同的合同里,直播时长和有效直播时长标准并不一致,但“有效直播时长不足”已经成为MCN机构拒绝给主播支付保底薪酬的常用理由之一。“所以一些大学生主播往往只能坚持一两个月,之后多数选择停播,停播以后就会被MCN机构发催告函,催促主播复播,如果不继续直播则是违约,有的主播不能坚持,放弃这一行则将面临高额索赔。”湖南商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坦言。

招聘细则有猫腻 格式条款藏风险

除了在直播时长设陷阱外,有些MCN机构为了招聘主播,在岗位细则上“挂羊头,卖狗肉”。

据李炎介绍,为了快速招到大量主播,很多公司会将招聘岗位设置为“桌游陪玩”等,工作要求相对简单。一旦应聘成功,MCN机构往往会展开“岗位招满”等说辞让新员工转岗当主播,以底薪、直播指导等套路诱惑求职者签约。

记者采访发现,还有一些MCN机构通过中介将触角延伸至校园内,通过所谓的“勤工俭学”或“兼职招聘”等方式,招聘大学生主播。

据介绍,MCN机构的合同往往是格式合同,或者签订直播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陷阱往往藏在合作期限、分配方式等条款中。例如在合作期限一栏中,夹杂协议期满后自动顺延的条款。在直播账号一栏中,对于直播账号的注册和实名认证以及绑定手机号信息等由MCN机构所有,目的是让主播在违约或者解约后将直播账号留在MCN公司。

>>专家建议

提升门槛强监督 规范时长定规则

“现在只需拿到营业执照就能开MCN机构,经营成本和违规成本都很低,如果一个机构办不下去,再重新注册一家就可以了。”李炎说,从规范MCN机构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要求机构除了营业执照外,还需获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规范其营业行为。

在李炎看来,提升行业从业者的素养刻不容缓。至少以市为单位,定期对MCN机构的负责人和经纪人等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MCN机构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在大学生主播层面,受访专家认为,应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升大学生甄别公司真实性和合法性、经营范围和岗位要求的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规范直播时长认定规则,要对直播外劳务活动类别化分析。

“经纪公司认定直播时长无效的做法,不符合劳动法中按期足额发放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定该约定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经纪公司可以通过流量扶持、奖金等激励方式引导新人主播进行持续直播,但不应扣除劳动报酬。此外,当直播时长和劳动报酬挂钩后,还会产生主播期望延长直播时长的情形。直播准备活动、制作粉丝音频以及参加直播平台活动等劳务活动应当被认定为工作时间下的劳动,其活动呈现出类似‘待命时间’下劳动的效果。”郑宁说。(文中受访主播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一折低价卖“名牌手表”靠谱么?

江苏警方捣毁庞大而专业的制假售假网络 假表销往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价值10亿元

10万元钱的劳力士手表,不到5000元就能成交?

在公安部督办的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中,警方查获的仿冒名表案值高达10亿元。

据警方介绍,该案涉案区域广,仿制工艺逼真,在近年来罕见。

这个庞大而专业的制假售假网络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些仿冒名表又是怎么大量流入市场的?

>>案发 一折低价卖名牌手表? 假制团伙浮出水面

2021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接到瑞士某集团驻中国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报案,称互联网上有假冒其代理品牌的世界名表,给相关品牌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获取线索后,镇江公安迅速抽调精干警力展开调查。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以群发短信和通过在抖音、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打广告吸引客户,广告里世界一线名表品牌、型号应有尽有,还配有专柜同款包装盒、质检卡和香港刷卡的POS单,而价格仅是正品的一折甚至更低。

警方发现,这些产品包装精美,里面都有伪造的正品交易境外刷卡POS单,以及购物小票、质保单等。这些手表尽管看去像真的,但是通过专业鉴定,都是假冒的。初步调查显示,这些假冒名表的销售网遍及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警方还发现,很多买家也是知假买假。需要撑面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有一小部分人,买来假表,伪装成真表,用来送礼。

隐藏在网络背后的售假者、造假者究竟是什么人呢?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发现,这背后涉及到一张跨区域的庞大制售网络。

随后,公安部将该案挂牌督办,镇江警方成立了由167名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全力侦办该案。专案组围绕货从哪里来,顺藤摸瓜一路追查,锁定了主要犯罪嫌疑人。

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余某见仿冒名表市场利润巨大,遂招揽成员成立工作室,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销售广告的形式吸引买家。我们发现余某接到‘订单’后,先找到二级批发商钟某,钟某再联系一级批发商邓某,邓某联系总代理汪某,汪某再负责联系组装假表的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许某和陈某。”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经销商通常都比较谨慎,利用快递员代收客户支付货款的形式逃避监管。而且各级代理商相互不交叉,总代理汪某和其上线许某、陈某的联系也是十分隐秘。汪某和其上线许某、陈某是单线联系。交货时很谨慎,主要是将货送到指定的快递柜,提供取货码提货,全程双方不见面,嫌疑人通过自己控制的他人名下的银行卡进行收付货款。

>>收网 警方捣毁8处窝点 查扣假冒手表超7200块

在专案组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镇江市公安局抽调160多名警力,兵分六路,前往广州、佛山、东莞、厦门、三明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民警刘海燕介绍:“办案民警进入制售假现场后,被所看到的场景惊呆了,听过没听过的各种世界名表和大量配件,应接不暇、应有尽有。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捣毁组装厂、配件厂等犯罪窝点8处,现场查扣各类名牌手表7200余块、仿表配件10万余件、生产模具10套、数字机床7台。”

经过清点,民警发现该团伙制售的假冒名表的品牌有40个,其中不乏官方价格几百万、市面罕见的限量款。

警方介绍,该制售假犯罪网络庞大惊人,产品销售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欧美、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涉案区域之广、涉案人员之复杂、查扣仿表及配件数量全国罕见。给消费者和商标权利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经初步估价,涉案价值达10亿元。

手表的制造和组装工艺相对复杂,但在这起特大制造、销售假冒名表案中,警方查获的假冒名表和正品之间相似度高达95%以上,非专业机构很难鉴定出来。那么,造假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如何走上造假犯罪道路的呢?

调查发现,这个造假团伙成员之间因同乡或熟人关系而聚集,很多人都有多年从事钟表行业经历。从模具制造、外壳打标、组装生产到对外销售,寄收发货,各环节分工明确。

许某,广东潮汕人,原本经营着一家销售正品手表的公司,由于销售利润逐年下滑,他开始动起了制售假冒名牌手表的歪脑筋。许某先后找到同行庄某、陈某等人,在广州租货档口成立地下组装厂。

许某、陈某团伙通过购买正品国际名表,将机芯、表壳、表带以及表面进行拆解。向邹某、蔡某等人购买带有侵权标识的表带、表盘、表壳、机芯等零部件,在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经过1:1仿制,进行组装成假冒成品国际品牌的手表。

在造假过程中,给假表打上品牌手表的logo是一个技术活。陈某又找来了曾经在手表厂工作的侯某。

犯罪嫌疑人侯某在镜头前称:“因为我原先一直自己创业,自己申请了一个牌子,我自己有一个注册商标的,就是亏损了200多万。那个时候陈某他们找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想冒这个风险了。”

警方介绍,为打消客户疑虑,犯罪嫌疑人还会在手表组装完成后进行检验,合格后才会对外销售。

>>获刑 假冒注册商标 主犯获刑6年并处5000万元罚金

这起由公安部督办、涉案价值高达数亿元的特大制售假冒名牌手表案,去年在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宣判,26人获刑,其中主犯许某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

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许某非法经营数额33237万余元人民币,违法所得2075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许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万元;被告人庄某非法经营数额19662万余元,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160万元。

其余参与造假的12人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汪某、余某等12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五年七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均已生效。